



霞飞路侧的枪声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Home](#)
[About Us](#)
[Services](#)
[Testimonials](#)
[Contact Us](#)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霞飞路侧的枪声

——陈赓的故事

穆 欣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 少年爱国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指挥员陈赓大将，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二都柳树铺。那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南方村落。东西两面，对峙着两列绵亘起伏的小山峦，穿过一块宽约三、四里的谷地；一条碧绿的小溪自北往南穿流，溪上有一股喷涌的泉水。陈赓的家就在名为泉坝的东边。

陈赓的祖父出身贫寒，幼年就去从军，以善于打仗、机智勇敢闻名于当时。他经常给陈赓讲作战的故事，在陈赓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个时候，湖南人当兵的人很多，陈赓由于从小受到祖父的影响，养成了一种勇敢和倔强的性格；加上因为反对包办婚姻，和父亲发生了冲突，一九一六年，他高小还没有毕业，就在离家不远的野猫坳湘军招募处报名去从军。入伍后，他忍着种种难以想象的痛苦，将一支和他身高相等的德造套筒枪拖了四年，才由二等兵升至上士。因为他在学校里读过书，又是一个勇敢的人，士兵们对他都很尊重，有的请他写家信，有的请他教唱

歌，是个比较活跃的人物。

由于他置身军阀部队的底层，亲身体会到军阀军队中打骂士兵，克扣军饷的黑幕重重；连年的军阀混战所造成的惨祸，战场上遗尸遍野，民间十室九空，更使他对这种军队生活逐渐感到憎恶，自己当兵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不禁产生了深深的疑问，觉得在这种祸国殃民的军队里当兵，对于国家毫无益处，亟想早日离开。

一九二一年，在他十八岁的时候，他这一团被吴佩孚的军队打败了，团长对于军队生活也产生了厌恶的情绪，谋到粤汉铁路湘局局长的差事，陈赓从岳阳护送他到长沙。按照陈赓的意愿，这个团长就在铁路局给陈赓安排了一个当办事员的工作。从此，陈赓就一面在铁路局做事，一面进各种补习学校和夜校，顽强刻苦地进行自学，他还努力学习英语，努力培养自己将来成为对国家和民族的有用之材。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有加无已，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高涨，陈赓到长沙后，曾经参加“青年救国会”等进步的群众团体，向群众宣传救国道理，到街头检查、抵制日货，积极从事反帝的爱国运动。他曾进过自修大学，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革命团体有了密切的接触，得到何叔衡、郭亮、姜梦周等同志的帮助，政治觉悟日益提高，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在他十九岁的时候，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二 在 黄 埔 军 校

一九二三年底，广东政府大本营办的陆军讲武学校，派人到长沙招生。因为陈赓曾经当过兵，党组织要他去报名投考。陈赓考取后，就受党的委托，带着三十多个人，绕道上海从海路前往广州。

不久，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共产党人积极帮助下，进行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等同志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并担任重要的领导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支持下，这年五月，开始筹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因为军校设在黄埔，所以一般通称为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抽调了大批干部去帮助创立这所学校，周恩来同志出任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肖楚女和叶剑英、聂荣臻等许多同志，都在黄埔军校担任各种负责工作和教员。学生当中也有许多共产党员，以后成了工农红军的领导骨干。军校的学

生，大都是共产党在各地有计划地动员组织进来的。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学生中的威信很高，凡是优秀学生，差不多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在校中起了革命的骨干作用。可是，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人民革命情绪的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的仇恨和恐惧，他们开始联合起来反对孙中山“赤化”。反映到黄埔军校里面，就形成了阵线鲜明的两大营垒，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左派学生（以后组成“青年军人联合会”），对国民党右派控制下的反动分子（以后组成“孙文主义学会”）的反革命活动，展开了尖锐的斗争。陈赓编进军校第三队后，被选为共产党支部书记，他站在斗争的前列，经常和校内外的国民党右派相周旋。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连同入伍教育在内，共学习了七个月，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底毕业。陈赓毕业以后，被留在军校任第二期入伍生连长、第三期本科副科长。一九二四年十月，他在军校还未毕业时，就参加了平定商团的战斗和参加了扑灭杨希闵、刘震寰的战斗，并且表现得非常勇敢。

一九二五年五月，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发动叛乱的时候，在东征军回师广州准备向叛军进攻的前几天，指挥部派他渡过珠江侦察敌情。当时留在广州的广东革命政府所属部队只有吴铁城的一个警卫

团，已和各机关一起撤退到河南去了，北岸市区全部被军阀部队控制，只有沙面一带可以渡江。陈赓便脱掉军装，穿上西服，坐一艘小船北渡。划船的是一个船家姑娘，船到江心，两岸的军队突然隔江射击起来，枪声猛烈，起初船家姑娘非常害怕，陈赓给她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鼓舞了她的信心，很快渡至沙面，和秘密的革命机关接头以后，进入了广州闹市。

他在街上走着，遇到几个敌人沿街散发反共反苏的传单，一捆一捆丢在地上还未拆散，他就拣了几千张反动传单带回沙面。自此每次出去，便带一些在身上，假装散发传单的人，碰到戴红帽子的滇军要搜查，就塞过去几张。这玩意儿竟然比通行证还灵，带着它在敌占区可以到处畅行无阻，粤汉、广九车站也能够去。经过三天功夫，陈赓便把广州敌军主要设防情况侦察清楚，并且绘出详细地图。敌人的火力阵地和部队位置，都在图上一一标出。

但到最后一天，当他在完成任务后正往回走，行经惠爱中路第一公园（今中山公园）的时候，遇到一股滇军军官学校的队伍，举着“拿获共产党就地正法”的牌子，气势汹汹地迎面走来，陈赓手里已经没有反动传单，正要躲开，早被他们捉住了。敌人怀疑他是黄埔军校学生，准备扭到南堤八旗会馆杨希闵的司令部交军法处审

讯。他骗敌人说自己是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而且身上也预先准备有该校的徽章。敌人还是不信，带他前往这个学校对证。因杨、刘叛军在广州勒索筹款，贩烟开赌，无恶不作，人们对它十分憎恨，都希望革命军早点胜利，所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门房一见，就承认他是该校学生，得以安返河南。

六月十二日，回师广州的东征军发动进攻。陈赓率领他的连队，渡过珠江，一气打到北校场，杀得敌人溃不成军。敌人被打败了，杨希闵准备沿广九路退到石龙。陈赓带着党的指示，到火车站去侦察敌情，同时发动工人罢工。他冒着危险跟广九车站的工会接上了头，通过工会中的共产党员发动群众，并且把工人带到沙面集结。当时杨军残部本来都已上车，党组织和工会一声令下，被敌人临时强迫抓来的火车司机和铁路工人，顷刻间逃跑一空，立刻使敌人陷入极度混乱。这次，陈赓对于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三 东 征 途 中

第一次东征与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胜利，使广东政府的地位大为巩固。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广东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周恩来同志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党代表，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陈赓这时在夺取惠州战斗中有殊功的第四团当连长。这个团是由黄埔军校学生组成的，全团十二个连长都是共产党员，战斗力特别强。在夺取惠阳的激烈战斗中，陈赓身先士卒，带领部队最先攻上城头。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脚，他拔出弹片照旧冲杀。在从惠州东进途中，陈赓带领的连队，被调到东征军的总指挥部担任警卫。

这时已是十月下旬，周恩来同志已率领第一师向海陆丰前进。靠近总指挥部行动的第三师，跟林虎的部队一打，败了下来。蒋介石非常惊慌，忙叫陈赓到前线去向第三师师长谭瑞卿传达“不准退却”的命令，要谭瑞卿枪毙任何一个临阵逃跑的人。第三师是刚收编的旧军，

陈赓带着命令来到的时候，部队已在败退。待到蒋介石赶到那里，全师已经全线崩溃了。

当时蒋介石正刚刚因为东征军取得的胜利而在惠州被欢呼为“总指挥”，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现在吃了这次大败仗，这个流氓头子感到有些不体面了。他故意装模作样地叫嚷：“我必须在这里杀身成仁，我没有脸回去见东江父老。”陈赓见他这样装腔作势，心里感到好笑，但还是劝慰他说：“因为你是总指挥，你的行动会对整个战事发生影响，这次溃败只不过是一个师，而且还不是黄埔训练出来的部队。赶快离开这里吧！我们还可以把部队整顿一下再打过来。”经过陈赓又哄又劝，蒋介石看见已有台阶可下，就不再装模作样。但眼看林虎的队伍越发逼近过来，离开他们已经只剩一、二里路，蒋介石吓得腿也软了，路也走不动了，陈赓就把他连拖带背地急走了好几里，直到一条河边，上了船，掩护蒋介石渡过河去。过了河以后，蒋介石就来劲了，跑得飞快，连陈赓都跟不上。他还大发流氓脾气，见人就骂。

陈赓把蒋介石安顿下来后重新聚集起一部份部队，蒋介石急想和第一师取得联络，但当时没有电台，只能派人去送信。第二天，蒋介石对总指挥部的几个军官说：“我要跟周党代表联系，谁愿意去送信？”几个人你看看我，我望望你，都不吭气。这时又是陈赓挺身而出：“我

去！”蒋介石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太辛苦了！”陈赓便化装成农民，带着蒋介石写的亲笔信，前往海丰的后埔去找周恩来同志。从出发地到后埔，有一百六十多里，过河就是敌人盘踞的地区，中间还隔着一座莲花山脉，到处都是土匪。陈赓黄昏接到命令，限第二天早晨十时送到。时间短促，距离又远，特别是道路生疏，任务是异常艰巨的。

开始，还有一个军官跟着陈赓同行，但在第一次遇到土匪的时候，那人就悄悄地溜掉了。在头一次遇到土匪时，陈赓把身上带的一百元毫洋，全拿出来作了“买路钱”。土匪问他是陈炯明的部队，还是广州来的革命军？听陈赓说是革命军，他们倒颇讲义气，马上把钱退还一半，放他过去。临走还告诉他说，再走还会遇到土匪，深山里又有老虎，需要小心提防。土匪头目还画了一个圆圈，点上几点。要他再碰到土匪时给他们看，当晚走到十一点钟光景，二次又遇到土匪。因为有土匪头目画的符号，他们只收下他带的钱，没有再为难他，临走又给他写了一张字条带着。午夜过后两三点钟，他第三次遇到土匪。他把前两次的经过加以说明，他们就让他走了，并且派人送他下山。原来这些所谓“土匪”，其实都是一些走投无路的贫苦人民，不堪忍受反动势力的压迫和饥寒交迫的生活，而被“逼上梁山”的。因此听到是

革命军，不仅不予加害，而且给以帮助。

当他深夜只身钻进深山丛林里的时刻，因为听说可能遇到老虎，总怕出了岔子，任务完不成。手里提着一根木棍，听见什么声响都觉心里一动。月光下面树影摇动，也怕有老虎出来，随时准备一场格斗。陈赓这年二十二岁，少年英俊，手持木棒，夜入深山，大有景阳冈上行者武松的英雄气概。

在崎岖的山道上奔走了一夜，他的脚板浮肿，有些地方皮开肉绽，但他忍着剧烈的疼痛，下午一时就赶到了后埔。周恩来同志等见信后，就派出一支部队去把蒋介石接了回来。但是，残忍狠毒的蒋介石，后来却忘恩负义，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

起初蒋介石不晓得陈赓是共产党员，对于他的救命之恩表示十分感谢，并且极力拉拢他，待他格外亲切，送给他很多礼物，又将他调作侍从参谋，可以随便进出蒋介石的住处。东征军打下汕头后，总指挥部住在崎庐，蒋介石住一楼，陈赓同志跟周恩来同志住在二楼。有一天，陈赓在蒋介石的桌子上，发现一本黄埔军校学生和各级负责人的名册。翻开一看，见每个共产党员的名字上头都有一个红圈，在陈赓的名字旁边还有批注：“此人是共产党员，不可让他带兵。”

陈赓马上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同志，请示该怎么办，

周恩来同志说：“你立即提出辞职不干，看他如何处置！”第二天，陈赓就托辞母亲病重，写了一个条子请假回家。蒋介石是最狡猾不过的，看过陈赓的条子，就狡黠地说：“不是母亲病，是看了我的什么东西了吧！”过了一晚，蒋介石叫人送来了船票、路费和一张“委任状”。委任状上写着：“委任陈赓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校队长。”陈赓同志随即离开汕头，回到广州。

四 南昌起义前后

一九二六年九月，在广东革命政府为了打倒北洋军阀而进行的北伐开始不久，党中央派陈赓去苏联学习。他在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以后，就秘密的离开广州，经上海乘船到海参威，在红军中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群众武装暴动经验，留在苏联远东地区三个多月。

一九二七年二月回到上海的时候，北伐军已经攻占长江流域；三月，蒋介石开始叛变革命，大事摧残革命力量，捕杀共产党人。陈赓前往武昌，被分派到北伐军第二方面军唐生智部特务营任营长。当时，武汉市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名义上归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领导，实际上是由陈赓直接指挥的。他在这时开始进行侦察工作，保卫党的中央机关的安全。在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公开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陈赓曾跟留在武汉地区的黄埔军校学生组织一个黄埔军校同学讨蒋委员会，发表了声讨蒋介石的宣言。四月下旬，他曾出席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武汉政府内部以投机政客汪精卫为首的假左派也动摇起来，他们的反动倾向日益明显。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汉的国民党通过分共决议案，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汪精卫密令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他们公开封闭工农组织，镇压群众运动，大规模逮捕和惨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革命的武汉已经成为反革命的根据地了。国民党军阀何键看中了特务营重机枪连的几挺机关枪，并派部队来，用机关枪对准陈赓的门口。党内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也逼迫陈赓把特务营交出去。陈赓便在七月下旬随着周恩来同志一同秘密抵达南昌，于八月一日参加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开始的时候，陈赓在起义总指挥部参加保卫工作。他率领一些同志，连夜在市区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并且接管了江西省银行，把没收的大批钱财用汽车往总指挥部参谋团运送。

八月三日至五日，起义军先后撤离南昌，陈赓同志到贺龙同志的第二十军第三师六团第一营担任营长，跟部队一起向广东进发。八月下旬，部队经过抚州、瑞金，在会昌地区和反动军阀钱大钧、黄绍竑等的部队进行了一场激战。本来我军预定拂晓开始攻击会昌城的，因为

部队走错了路，推迟到早晨八点钟才开始。陈赓带领第一营的部队，八时起由正面发起攻击，一气攻下三个山包。原计划在两翼发动攻击的部队没有按时赶到，这时敌人派四个团来堵截他们，我军后续部队还没有到，弹尽援绝，占压倒优势的敌人便越来越疯狂，我军只好后撤。

撤退时，陈赓走在部队最后，下午一点钟，他的左腿三处中弹，膝盖处的筋断了，胫骨、腓骨都被打折，负了重伤。他见敌人的追击部队赶来，为了避免敌人搜查口袋发洋财时发觉他还活着，忙脱掉身上的制服，从山坡上滚下去，跌进一条野草丛生的田沟里，腿上的血一直在流，把田沟里的水都染红了。这时跟着他的卢冬生同志也跳下来照顾他。不久敌人便下来到处搜索，他因自己不能行动，便劝卢冬生快走。卢冬生却无论如何也不离开，很机警地躲进附近草丛里藏起来。陈赓用手把腿上流出的血涂抹一身一脸，……在敌人走近来的时候，他把牙齿咬紧，停住呼吸，敌人以为他已死掉，在他身上踢了一脚便走了。

他躺在那里过了两三个钟头，下午四点钟左右，叶挺同志带领的部队反攻上来，立即把敌人打垮了。听见山上人叫马嘶，他怕是敌人溃退下来，仍不敢动。他身上只穿着背心和短裤，我们的搜索部队过来，又把他打了一枪托子。他睁开眼睛偷看，见他们的脖子上都挂有